

格莱美试图用典礼的娱乐化迎合大众却无法抛却偏见，
后滞审美选出不能代表当代欧美乐坛的获奖作品——

“巴洛克式失误”几时休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作为欧美乐坛最为重要的奖项之一，第59届格莱美奖以阿黛尔独揽5座金唱机的结果落幕。国内进行网络直播的腾讯视频随后公布了一组“大数据”，格莱美4小时直播期间观看人数超过600万。获奖者实至名归与引发网络热度的背后，却有不少不尽如人意：阿黛尔表演因设备故障而重唱，获奖名单无甚亮点，黑人音乐再一次遭遇评委的“选择性失明”……凡此种种，不难理解为何有网友吐槽：“这是10年来最糟糕的一届格莱美！”

试图用典礼的娱乐化迎合大众却无法抛却评价偏见，用后滞的审美选出了不能代表当代欧美乐坛的获奖作品，被美国本土乐评人批评为“巴洛克式失误”：“美国唱片艺术及科学学会（格莱美主办方）最近才恍然大悟：这些年颁发的奖项有损自己的声誉，那些巴洛克式失误不忍直视。就在学会不再坐等被淘汰、啃老本，试图跟上时代之际，反倒弄巧成拙。”

“格莱美宠儿”再成大赢家，暴露评委的审美惯性

阿黛尔“一家独大”的结果无疑是争议最大焦点。

这个30岁不到的英国女歌手一向是“格莱美宠儿”。一共发行3张专辑

的她，三战格莱美弹无虚发。2009年她获“最佳新人”“最佳流行歌手”首战告捷；2012年她更是6项提名全中，创下准满贯奇迹。相比于前作的惊艳，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此次的《25》中规中矩。乐评人尹亮的评价很有代表性：“阿黛尔的才华值得所有荣誉，《25》值得所有喝彩，但《25》这张专辑不值，这不是最好的她。”

不在最好状态的一流歌手，成了欧美流行乐坛最高奖项的大赢家，不是最好的结果反倒最是尴尬——这个老牌奖项暴露着评委的审美惯性之余，也暗示着过去一年欧美乐坛作品捉襟见肘，少了现象级歌手及作品产生。

就目前状况来看，前者的决定性更大。在流行音乐方面偏好相对保守求稳，格莱美遭非议多年。仅就今年提名名单来看，碧昂斯有与阿黛尔相抗衡的实力，而其提名专辑《柠檬汽水》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性，为黑人女性发声，可以说是其个人音乐事业的里程碑作品。“给我酸溜溜的柠檬，我却把它做成好喝的柠檬汽水。”碧昂斯提名专辑《柠檬汽水》典出于这句谚语，寓意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没想到在这场颁奖礼上一语成谶——身怀六甲的她虽不是大赢家，但还是贡献了颁奖现场最精彩的演出。就连阿黛尔也在获奖感言环节向其致敬：“碧昂斯专辑绝对划时代，她是我们的灯塔。”

往年有力竞争者的作品缺席也让乐

迷对这张“权威”获奖名单提不起兴趣。“霉霉”泰勒·斯威夫特和“火星哥”布鲁诺·马尔斯均未在本届参选期发行新专辑，就连多年陪跑的“水果姐”凯蒂·派瑞也未有新动向。至于，蕾哈娜和“侃爷”坎耶·韦斯特，似乎也早已习惯评委对黑人音乐的“选择性失明”。

准确衡量流行，抛却审美偏见的问题未得到解决

对时下新兴的音乐元素不甚敏感，审美日益僵化保守，并非格莱美近年的现象，而更像是诞生期就时隐时现的“胎里病”。作为当代流行音乐的重要一支，摇滚乐更是格莱美学院派评委一度排斥，甚至驱逐的对象。

翻开格莱美的黑历史，已故华丽摇滚歌手大卫·鲍伊就是长期被拒之门外的“遗珠”之一。上世纪60年代就已出道，70年代迎来创作全盛期，可鲍伊直到1984年才第一次获得格莱美提名，之后仅有一次获得格莱美，还是无关痛痒的“最佳音乐录影带奖”。

所以，今年鲍伊凭借遗作《黑星》5项提名全中，获得最佳另类专辑、最佳摇滚表现、最佳摇滚歌曲等分类奖项，更像是格莱美的一记“马后炮”。有评论直言不讳：“格莱美向大卫·鲍伊不朽的灵魂扔去5座金唱机，真是讽刺。”

更有趣的是，1990年格莱美的“最佳新人奖”还选出了一个假唱组合 Milli Vanilli。两位完全不会唱歌的男模特，被德国制作人一手炮制成偶像组合，在现场表演和音乐录影带中对口型还不算，连录音室专辑都是假唱。直到组合成员承认假唱，格莱美才收回了颁发给他们的奖项，所谓回应也仅仅是谴责了组合的欺骗行为，对自身的失察轻描淡写。

近年的格莱美也不是没有改变。用缩减奖项瘦身向主流看齐，用更为炫目的表演和红毯迎合娱乐。不见了传统福音音乐、儿童口语专辑、最佳古典跨界专辑等专业奖项，缩短了马拉松式的颁奖过程；红毯秀和出场表演，或多或少挽救了电视收视率，可评流行乐赶不上趟，对先锋和探索总“事后盖戳”的根本问题尚未改善。如今，又把视野更广、鼓励关注各领域音乐发展的特点和初心一并砍掉，剩下的，只是一个说商业不商业，说学院不学院的“尴尬格莱美”。

诞生于1959年，格莱美伴随着欧美流行音乐一路发展，见证音乐无数历史性时刻和划时代作品。老牌可以和“经典”“权威”画上等号，一个不留神也会落入“衰落”“僵化”的窠臼。面对“前卫”与“主流”，“大众”与“专业”等命题如何平衡，对于即将在明年迎来60大寿的格莱美来说，何其紧迫。



相比往年的热闹，今年格莱美颁奖典礼看点不多。图为本届格莱美“大赢家”阿黛尔在现场表演。图/视觉中国

上海音乐厅一连三场民乐跨界音乐会别开生面

爵士评弹、钢琴昆曲， 意想不到的民乐新玩法



“当德彪西遇上杜丽娘”钢琴昆曲音乐会，钢琴家顾劭亭通过两个剧中人物的“相遇”及“平行”关系，体现东西方文化的相知、相通和相融。（上海音乐厅供图）

■本报记者 周敏娟

在上海音乐厅2017年新乐季中，探索音乐融合跨界、为年轻艺术家打造实现创意的平台——乐无穷系列，将在3月一连推出3场民乐跨界音乐会：“古韵新弹”——高博文和他的朋友们新评弹音乐会，对传统评弹艺术进行了革新，以当代音乐的思维方式和作曲技法呈现江南评弹。“绘笙汇瑟”——张梦作品演奏音乐会，将笙与合成器、舞者、效果器结合，创制“民乐新玩法”。“当德彪西遇上杜丽娘”钢琴昆曲音乐会去年曾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亮相，在该音乐会崭露头角的钢琴家顾劭亭，表现了东方文化对德彪西及其作品的影响，以及连接二者之间的艺术纽带，从新颖的角度探索东西方文化的相知、相通和相融。

当民乐与西方音乐技法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那些年轻的跨界演奏家们，又都在忙些什么呢？

让吴侬软语在爵士乐中发光

评弹艺术家高博文的“古韵新弹”音乐会，以当代音乐的思维方式和作曲技法呈现《情探》《莺莺操琴》《道情》《书房自叹》《天涯歌女》《义激陈琼》等经典唱段。音乐会上，

以爵士乐的和声色彩、复合节奏和即兴演奏的方式为基调，让古老的评弹艺术焕发新生，创造一种独特的跨界艺术形式。

高博文说，他的评弹音乐跨界路已走了10余年。2004年一场表演让他动了这个“变”的心思。“那天台下观众来自五湖四海，当中不少从未听过评弹。因为评弹的演出样式比较静态，第一个节目尚能压得住，表演到后面观众就散神了。”第一场演出结束后，高博文就开始琢磨怎么样通过改变演出的形式，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在不断的磨合和沟通中，他们一手打造了“新民乐评弹”——改编俞调、蒋调、祁调、严调等一些经典唱段，对曲牌“山歌调”“道情调”“乱鸡啼”“大九连环”等进行再创作。

近年来，高博文又开始探索“摇滚评弹”，还和新乐府音乐机构合作创作了“爵士评弹”。爵士乐灵动，而评弹作为曲艺，其唱腔也灵活而自由。评弹大家周云瑞先生的作品《王魁负桂英·书房夜读》经过高博文之手，改编成了爵士版本。“在改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把音乐做成简单的过门叠加，而是根据音乐的感觉进出游走，在唱的时候不拘泥于过门，而是像过去读书人吟诵一样，由情而发、有感而唱。”高博文说，要达到这种境界，还需要更多的尝试。

放肆做一个“绘笙汇瑟”的梦

“笙”作为中国的古老乐器，低调却不畏缩，可张弛，亦可中和，可以说是最能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乐器。用这件中规中矩的古老乐器能捣鼓出什么样的跨界音乐效果？年轻的音乐人张梦把自己的音乐理念付诸实践，试着将笙与合成器、舞者、效果器结合，创制“民乐新玩法”，给出问题的答案。

师从著名笙演奏家翁镇发和著名作曲家王建民的张梦，“身兼数职”——既是演奏家，又有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吹笙和作曲，是握在张梦手中的两把利刃。张梦自己坦言，这两种艺术形式开拓了他的眼界，也让他的想象力有了安放之处，同时张梦也特别提到笙演奏家、作曲家吴巍，在他的影响下，张梦才开始走上这条让古老乐器焕发全新演奏概念的探索之路。

因为从小刻苦训练，张梦的演奏功底很扎实，即便是在无准备的条件下临时吹起《晋调》等传统曲目，也丝毫不在于话下，“从小吹的曲子，忘不掉！”张梦的话里透露着一丝得意。“传统”之于他，是在懵懂时期就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界线模糊的“非典型”钢琴家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只要我

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够实现。”——这句印刻在美国肯尼迪宇航中心大门上的话，是新锐旅法钢琴家顾劭亭的座右铭。这位才华出众的年轻艺术家将“打破界限”的创作概念贯穿作品始终。在她的作品里，法国音乐家德彪西遇见了中国古代女子杜丽娘，目睹杜丽娘为情而亡又因情死而复生。钢琴和昆曲分别代表了两个穿越时空的灵魂，在舞台上演绎着前世今生。

顾劭亭出身于教育世家，记忆里，她人生中第一次登台是被抱上琴凳的。那时候的她只有两岁半，“我只记得当时下台前很认真地鞠了躬，人太小腿太短了”。其余的部分已经记不起，但对顾劭亭而言，从那一刻起，她和钢琴就结下了深深的羁绊。9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8岁考入世界顶级的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28岁获得这所名校钢琴演奏的最高演奏家文凭和首位华人钢琴硕士及室内乐硕士，被当地评论界誉为“黑白键上的丝绸之路使者”。

历时3年雕琢，顾劭亭创造出一种由多种艺术元素和梦幻场景构架而成的新生舞台形式——立体式剧场“戏剧×音乐事件”。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与近代“印象主义”音乐鼻祖德彪西的作品，穿越时空相遇，这种跨界融合的作品形式，让严肃音乐艺术以一种更加融入生活的方式被大众所接受。

上海音乐厅新乐季亮点扫描

2017 上海音乐厅新乐季分为“钢琴系列”“古乐系列”“声乐系列”“节庆系列”“跨界系列”等7个系列内容，共计301场音乐会、24场公益普及讲座与活动。同时，本乐季“乐无穷”、MINI音乐节、大师公益、玲珑国乐等品牌项目将继续与观众见面。

■本报记者 周敏娟

2017 上海音乐厅新乐季分为“钢琴系列”“古乐系列”“声乐系列”“节庆系列”“跨界系列”等7个系列内容，共计301场音乐会、24场公益普及讲座与活动。其中，两部“非典型古典音乐作品”——曾获2012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最高赞誉的“山羊之歌”——李尔之歌”、苏格兰合奏团11位音乐家及安德森舞团带来的“哥德堡变奏曲——失眠的三种模式”，将以耳目一新的演绎方式，呈现全球范围内音乐与其他艺术相融合的新形态。同时，本乐季“乐无穷”、MINI音乐节、大师公益、玲珑国乐等品牌项目将继续与观众见面。

年年年年，分别由四场重磅音乐会压阵。包括“巴赫最佳诠释者”德国钢琴家马丁·史岱菲尔德的音乐会，俄罗斯小提琴家谢尔盖·克里洛夫献演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德沃夏克等人的作品；年末，英国启蒙时代管弦乐团将带来“理查德·施特劳斯《玫瑰骑士》默片电影音乐与艺术歌曲”，指挥雅恩·阿克·图尔维将携首度到访上海的“哭泣之声”合唱团唱响自然之声。

本演出季一大亮点，是7月鲁特琴大师克丽斯蒂娜·佩卢率法国琶音古乐团，演绎选自蒙特威尔第与同时期作曲家歌剧片段。琶音古乐团是世界最为知名的古乐团之一，乐团成员都是当今著名的独奏家，主要进行器乐即兴创作，他们独特的演唱方式反映了古乐影响之下声乐诠释的发展。除了“永恒古乐”外，不得不提的还有“变奏之美”。两部“非典型古典音乐作品”在新乐季以音乐为内核，融合多种艺术，将幻化出新鲜且有生命力的风格。9月，曾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获得最高赞誉的“山羊之歌”——李尔之歌”、苏格兰合奏团11位音乐家及安德森舞团带来的“哥德堡变奏曲——失眠的三种模式”，将在舞台上，乐手和舞者共同起舞，观众则将在音符和演员创造的空间中，感触一种新的艺术融合。

此外，已连续举办4届的“MINI音乐节”，将聚焦“浪漫主义时期的室内乐作品”，由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常驻艺术团体——林肯中心室内乐协会作为驻节乐团，在3天时间内，集中呈现贝多芬、勃拉姆斯、德沃夏克等室内乐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上座率100%的“大师公益系列”迈入第三年。新乐季，“大师公益系列”将继续以公益场的形式，推出四场大师级的音乐会，吉他、长笛、萨克斯风、小提琴，类型多样化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国际大师与本土青年艺术家的深度合作与联结。3月19日，吉他演奏家伊丽娜·卡索莉呈现从古典作品到实验性质的吉他“新音乐”。5月20日，长笛演奏家麦克·马汀·考弗勒独奏，仙乐飘飘。10月7日，法国萨克斯风演奏大师克劳德·德朗格勒萨克斯，将献上独奏音乐会。压轴“大师公益”场演出的是小提琴演奏家伊恩·斯文森，12月16日他的独奏音乐会将在演拉威尔、福雷等作品。重要的是全部演出仍然维持全场80元的价格。



“哥德堡变奏曲——失眠的三种模式”中，苏格兰合奏团11位音乐家及安德森舞团5位舞蹈家，在舞台上以平等演员的身份，共同起舞。（上海音乐厅供图）